

北流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北流县文化局

政协北流县委员会办公室编

北流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政协北流县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

目 录

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

父亲的美德永远教育我们后代

——记述李明瑞烈士的一些小事……………李应芬(1)

回忆俞作豫同志二三事……………苏 松(18)

黄家菊烈士革命活动二三事……………黄家管(24)

血洒豆鼓河

——记“勾鼻髻事件”九个烈士牺牲经过……………黄加政(30)

峥嵘岁月

出走香港……………麦 克(33)

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我党在北流中学活动情况片断……………李惠庄(40)

北流《建国日报》史话……………何一萍(45)

从柳州到北流……………路伟芬(51)

忆北流战工团

——记与魏迅鹏的一次辩论……………杨义忠(57)

军事·政治

我参加攻打花石山寨的经过……………黄 柱(62)

记我在联总广西救济分署经办的

——对北流县的一次救济拨款……………李启周(64)

北流县伪国大代表选举见闻……………亚 森(66)

商业·经济

1、略论清初至解放前夕北流的商品经济……………刘能伯(67)

文化·教育

- 广西鬱林师范学校创建经过.....林本礼(79)
北流新圩《省立鬱师》始末.....刘震林(82)

北流人物志

- 李绍昉传略(据北流县志版本标点).....虹供稿(84)
李绍昉才压三江〈民间传说〉.....陈大文、宋锡芬(85)
坚持抗战的爱国人士
——李应樟先生.....冰 明(86)

文 物

- 北流铜鼓述略.....唐尚恒(89)

地方掌故

- 漫话金北流.....南 江(92)

勾漏诗丛

- 寄题广西勾漏洞.....郭沫若(93)
题勾漏.....钟夫翔(94)
七 绝.....林克武(94)
游勾漏洞.....莫乃群(94)
北流道中.....清·曾仁稷(94)
封面设计.....孔繁尧

父亲的美德永远教育我们后代

——记述李明瑞烈士的一些小事 李应芬

我的父亲李明瑞烈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的总指挥，一九三〇年他和邓小平同志、张云逸同志率领红七军（红八军一部分已编入红七军建制）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在第二、三次反“围剿”中担任河西总指挥、红七军军长，一九三一年十月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被害于江西雩都县黄龙镇朱田村。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已为他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现在中央为纪念他的丰功伟绩，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去年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在南宁建立李明瑞、韦拔群等百色起义烈士纪念碑。作为一个红军的优秀高级指挥员，革命烈士的李明瑞是属于人民的、社会的……，我只是他的女儿，他参加革命时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要写李明瑞烈士的革命事迹，我是不配的，因此在本文我不讲他参加革命后那些资料，只谈谈我亲身经历，亲见亲闻，大多数人还未知道的李明瑞在家庭中的表现及一些感人的故事。

由惧怕到敬爱

当我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到广东滇军讲武堂韶洲分校学习去了，毕业后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很少回家，我也难得亲近父亲。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初，广西局势四分五裂，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和李宗仁、黄绍竑各据一方，那时候，黄绍竑奉孙中山命，称广西讨贼军，父亲在俞作柏团任营长，与黄绍竑合作打沈鸿英驻梧州之冯葆初部，将冯一旅

之众消灭后，曾接母亲和我姐弟到梧州小住。他在紧张繁忙的军事战斗后，多么想回到小家庭享一享天伦之乐呵！弟弟那时只有一二岁，我已五六岁了，我们因为难得与他见面，我对他很陌生，害怕，每听见他的脚步声我就远远躲开，有一次，他刚踏进家门，我就躲到楼上的小阁去。他坐下来和母亲谈笑，问母亲：“你们（指母亲和我们）需要买些什么？”母亲向他诉说：“芬女吵要买书，买玩具，做衣服……”父亲笑了笑，说：“你叫她自己来和我说，她要什么，我都给！”接着，母亲大声叫：“亚芬，来，爸爸给你买好东西！”我在楼上侧耳静听，对他们的谈话一清二楚，可是任母亲怎样喊，我也不敢下去见父亲。

又一次，在父亲的主意下送我去附近的小学旁听，我非常喜欢，父亲也很高兴，那天，他吩咐勤务兵煮一点我最爱吃的荷包蛋，炒鸡什给我吃饭，作为庆祝我第一次入学。开饭时，他到处找我，又要勤务兵叫我出来吃，我却躲去厨房里，关起门，不肯出去，父亲急了，亲自到厨房来叫我。当他大步走到厨房来时，我不得不把门打开，然后躲到门角去，见父亲直冲入厨房后，我迅速地从门角跑出来，边跑边哭叫：“爸，下次我再不敢了！”父亲笑着说：“我不是打你，哭什么！快来吃饭。”

从那以后又隔了几年长，我对父亲记忆最深的是：1928年冬，北伐战争结束后，他请了一次探亲假，从武汉回到北流家乡，据说他是借请假回来与俞作豫十三表叔商量倒桂反蒋的大事，我当时不懂这些，只觉得父亲是非常怜爱孩子，同情贫苦的乡亲。那时我生了一个牙根疮，下颌骨都腐烂了，日夜流着腥腥臭臭的脓水……，又因为小时贪吃糖，牙齿烂掉。十多岁了还没有换牙。人家老取笑我：“崩牙齿，爬猪屎，”大概我的模样是难看得可笑的，可是父亲并

不因此嫌弃我。他天天抱着我，亲自给我的脓疮敷洗换药。还对我祖母说：“芬女的牙疾，一定要带去上海才能根治。”他还到我们读书的私塾去视察，看见我写的一篇文言文得贴堂，他惊喜得不相信，经那私塾先生说明后，他就更喜欢我了。和我谈了很多时事新闻，说：“将来要实行世界大同，人人都要劳动，男女平等，女的也可以做大事。”他还教我要学习各种知识技能，那时他买回几架织袜机给母亲婶婶们学织袜，我也去学；他还带回一架当时很新式的自动照相机，教我学照相、洗相、晒相。我多么高兴啊！天天跟随着他出出进进。到邻近探这家，访那家。他见到老的，每人都给上一元大洋，小孩也分给两毫子。每天晚上，我们家里都围坐着他童年时代在家乡一起放牛的伙计。谈着他们当年一边放牛一边煨红薯吃，一边钓鱼的故事。大家对他说：“那时有一次，你煨的一条大红薯，给我们一人一口都吃光了，你自己只吃一丁点红薯头。”有的说：“那次钓鱼，你把大的都分给我们，你自己只要一条小的！”美好的童年回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一次，我跟他到邻居李晚爹家，看见李晚爹在厨房里的稻秆堆卷缩着身子发抖，父亲知道他年老患疟疾发冷，连一张棉被也没得盖。他感慨地叹了两声，马上回家把自己一床红绸被面的棉被抱出来，母亲问他为什么？他说：“拿给李晚爹！”母亲不大乐意地说：“那，我们盖什么？”他说：“李晚爹辛苦了一辈子，连一张棉被都没得盖，我们现在上盖下垫，过得意吗？”二话没说，就送去给李晚爹。还叫母亲开箱拿十元东毫给他作医药费。

他在家没有多久，就真的带我们母子三人去上海。我们都是大乡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一切都要父亲亲自指点照

顾。那时从北流去上海，一般都是经香港坐海船去。父亲给我们母子三人买了一张一等船票，住上一个小房间，他和勤务兵却住在三等的大舱里。我姐弟经不起晕浪，他便把我俩抱到他身边去照顾，每次呕吐的脏物都是他亲自倒洗。一次我们吐出了十几条蛔虫在面盆里翻滚，同舱的人和他的勤务兵都露出一副恶心的神态，父亲却若无其事地照样端去清洗。他和普通劳动人民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同舱的人没有谁觉察，他就是北伐战争中的著名勇将——李明瑞师长。

到上海后，父亲天天带我们母子上街，购家具，买衣物，给弟弟买了一套时髦的小西装，给我买了一只白金的女装的小手表，可我最爱的还是那一堆书画里的一本《寄小读者》，他摸摸我的头，意味深长地说：“好好学习吧，长大了当爸爸的秘书。”

一个寒冷的夜晚，外面刮着飕飕的朔风，我们一家围坐在一个取暖的炉旁。在一阵欢笑声中，父亲忽然沉下脸说：

“现在时局很不安宁，可能很快又有仗打，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们回武汉了……，我带你们来上海，主要是怕我出事时连累亚公亚婆（指他的父母）。你们到上海后，如有事可以搬到租界住，或到香港去避一避。……我已交待钟毅的岳父母照顾你们，……”说着，又拉过我和弟弟说：“你们对外人不要说爸爸是李明瑞，入学时，填父亲的姓名写李越生。我给你们改个名吧，亚芬叫李秉元，钟叫李培元……”父亲的这番话，当时在我们的小头脑里全不理解，现在回忆起来，才觉得他为倒桂反蒋，把一切预后的事筹划得多么周密呵！

第二天，父亲要动身了，我依依不舍地看着他整理行装，抚摸着他一床粉红色印着点点梅花的丝绸被面，我

说：“真好看！”父亲马上把它拆下来，折好递给我说：

“留给你吧！”当时我喜悦得一味欢笑，现在想起来，父亲爱护别人胜过自己，禁不住使我扑簌簌地流下无限沉痛的泪水。

真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第二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他倒桂反蒋，投身革命去了。我们留在国统区受尽折磨，再也见不到我敬爱的父亲了！

从惶惑不解到逐步了解

父亲参加革命后，坚决同一切旧关系彻底决裂，对任何亲戚朋友和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从没有给过片纸只字。我们母子流落在上海，日盼夜盼，母亲相思的珠泪流干了，也没有得到父亲的一点可靠讯息。开头两三年国民党的报纸还不时登载：“李明瑞已被擒。”“李匪被击毙”，一会又登：

“李明瑞率部窜江西……”，这种自相矛盾的报道逐渐失去我们寻求李明瑞消息的信心。但1931年“九·一八”过后不久，我在上海的一张小报上看到一篇较长的文章，题目是：“李明瑞亦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却给我的心灵巨大震撼，可惜那时我还不大懂事，加上半信半疑，没有把这张报纸珍藏起来，也怕我的母亲受刺激没有告诉她，从此后，就很少见到报纸登载李明瑞的消息了。父亲遭受不幸的阴影在我心头凝结成沉重的铅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思想觉悟渐提高，三十年代初期，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救亡运动，地下党的同志告诉我：“你父亲是个英雄呵！在江西工作很努力，第二、三次反“围剿”时还独当一面呢！”从而又燃起我能再见父亲的希望。不知多少次，我常在梦中与父亲团聚！不过，幻梦终是幻梦，说他死的讯息愈来愈多，

甚至有的传说，把他的死描绘得十分离奇凄惨！我心里怀着无限凄戚，脑子充满惶惑。我父亲参加革命后，表现怎样？他是怎样死的？我想只有等到解放才有可能得到证实。盼呀盼呀，好不容易才盼到了全国解放！

1949年11月前我正在家乡北流和地下党的同志忙着搞迎军接管工作。第一次遇见和父亲参加革命后在一起的同志正是率领人民解放军解放北流的原红七军老战士谢扶民同志，他知道我是李明瑞的女儿后，激动得紧紧握着我的手，告诉我关于李明瑞参加革命后的事迹，还指点我赶快写信给正在查找李明瑞家属的广西省主席张云逸。不久，我应省党政领导同志邀请来到了南宁，在张老的关怀下，我们一家都受到党政的优厚照顾；我们开始陆续会见了许多父亲当年的老战友——红七、红八军的老干部、老战士。特别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二十周年大庆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尚健在的红七军老战士大都被邀请到南宁来了，我见到了他们，真是天大的幸事！

他们先后告诉我：父亲参加革命后担任什么职务，表现怎样，是怎样牺牲的。还讲述过许多他如何英勇明智地指挥部队，立下战功的具体生动故事。1929年冬，他机智果断指挥平息蒙志仁在龙州叛乱；1930年夏，他勇攻贵州榕江县城。回师右江，三发山炮最后收复百色；1930秋，红七军北上，他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指挥和维护部队，奋战梅花村、强渡乐昌河、和崇义突围等战役，摆脱了敌军不断围、追、堵、截，胜利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实现了与“朱、毛红军汇合”的殷切期望。在二次反“围剿”时，攻安福，连克莲花、茶陵等五城，威震湘赣；在三次反“围剿”时，

配合兄弟部队，迅猛插入敌后，全歼韩德勤整师，取得了著名的方石岭大捷。他为革命立下过汗马功劳，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和奖励。毛主席很器重他，正当党中央要提升他时，却遭到“左”倾错误路线的迫害，含冤而死。在1945年党中央已予以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党和红七、红八军的老同志在写回忆录或纪念文章时，赞扬他是：“坚定的革命战士”，“党的英勇战士”，“好同志”，“红军卓越的指挥员”，说他“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勇挑重担，指挥明智，忍受艰苦，临危不惧……”。

在革命父辈与我的交谈中使我最难忘的有几段话：

张云逸伯伯说：“你父亲的死，我不在场。但你父亲最难能可贵的是牺牲个人一切，真诚参加革命。”

卢绍武同志说：“我1924年开始跟你父亲，我最了解他。你父亲打仗很勇敢，很有办法，北伐时战果辉煌，到红军来也是一样，那里危急，那里有困难，他就到那里去。我们战士们一见到他来，心里就踏实了。所以红七军北上经历那么艰苦，有他担任总指挥，我们找朱毛红军的信心更加坚定！”

袁老（任远）说：“你父亲在北伐时就有进步思想，参加红军是坚定的。我们从广西到江南的征途中，如果他要离开，随时有官做有饭吃，可是他始终和我们一起忍受艰苦，胜利到达江西中央苏区。”

黄老（松坚）说“我对你父亲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但勇挑红七、红八军总指挥的重担，还虚心刻苦学习，我亲眼见他行军后，不顾疲劳，常开夜车学习马列主义！”

父亲崇高的英雄形象和悲剧般的遭遇，无时无刻不萦迴

在我的脑际，使我百感交集，多年来我搜集，整理他的材料，访问革命父辈、亲戚朋友，凡认识李明瑞的人我都查问。他的历史的事实教育了我，我逐渐了解父亲的事迹以至他的灵魂深处，明确他在作战上的勇敢，指挥上的明智……，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的高尚情操、美德，正是他发展成为英雄烈士的基础。

爱民胜于己

——救黄敏出火坑——

黄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已有满堂儿孙，六个子女，个个成材成器，有的是解放军，有的是干部，有的是人民教师，有的入了党，有的儿媳、女婿还是领导干部，高级科技人员。他们分布在南宁、梧州、柳州各市和百色。黄敏在建国后也参加过街道工作，得过不少奖状，她对社会主义的现实感到美满幸福，经常神采奕奕，精神抖擞，没有一点老态，还轮流到各地探望儿女孙子，充满了晚年的欢乐。

前段时间，黄敏的女儿廖凤珍告诉我，她父亲前几年临终前告诉她：“李明瑞是我们家的恩人，没有李明瑞就没有你母亲，没有我们一家！”他每提起李明瑞总是感恩不尽，老泪纵横。

原来她的父亲叫廖云辉，从二十年代初即在李明瑞部当兵，参加过打南路军阀邓本殷、北洋军阀，直到李明瑞倒桂反蒋，担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廖云辉也在红七军担任连长，战隆安，攻榕安，收复百色，无役不参与，直至红七军北上。李明瑞体恤他患皮肤爆裂症，受不住北方的寒冷，才把他留下搞地下工作，革命低潮时，他失去了党的联系，找

不到红军，当了工人。

我更想知道的是廖凤珍母亲是怎么认识李明瑞的？听说黄敏从梧州来到了南宁，我专门去廖凤珍家访问了她。

我与黄敏一见如故，她从客厅拉我到寝室里谈。一开头就说：“李明瑞不是我的亲哥哥，也不是我的丈夫，可是他比我的亲人还亲。自79年我在梧州看到《广西日报》第一次登了一篇关于缅怀红七、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的文章，知道李明瑞已经牺牲了，我即把这张报纸视为珍宝，一直收藏到现在，每逢过年过节，我都备下三牲、纸宝，拜祭他，悼念他。我默默地说：“李师长呵！你救我出火坑，我才有今天的幸福，可是你自己却牺牲了，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我永远忘不了，你生前我没能报答你，你死后有知，希望你领略我这点心事。吃吧，穿吧……”，说着，说着，黄敏已是满面泪痕，泣不成声。

我说，姑姑，你不要太激动，慢慢从头说来，是怎么一回事？黄敏擦干了泪水说：我是钦州人，1925年才十二岁，已经被贩卖了三次。大概是十岁那年，我在农村被贼捉，贩卖到一个木匠家，他们嫌我做不了工，又把我卖到另一家，主人凶神恶煞，天天要我烧水扫地，动不动就打，晚上也没有一个地方睡，只好在他家门口坐到天亮。第三次又被贩卖到一个酒馆，主人叫我扫地，端茶水给顾客，稍有不慎，便挨打受骂。被卖到那里的还有一个小姐妹学弹琵琶卖唱。有一天来了几位商人打扮的顾客，其中有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相貌威严英俊，他见我端茶来就温和地摸着我的头，问我：“你这么小，怎样到这里来？”我只是哭，说不出一句话。把被主人打伤扭伤的手臂、面部给他看，他和同来的客人说，“真可怜！”第二次他又来，对我和另外一个

小姐妹说：“我带你们离开这里，好不好？”我们都求之不得地雀跃起来。第三次他来的时候，和我们的女主人争吵起来，他问那女主人：“你花多少钱，买这两个孩子来？”“你问他干什么？”“我要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没那么容易，给我多少钱也不能把我的‘摇钱树’夺走。”“呵！原来你想把这两个孩子送进火坑！这样，我非带她们出去不可！”说着他就把两个孩子拉过来。女主人过来争夺，他一把拨开，然后说：“你肯不肯，我都要把她们带走，太不人道了！再纠缠，我就要把你痛打一顿！”女主人见来势不对，软了来说：“那你多少要给我一点钱吧！”只见他叫另外一个同来的人丢下一千元，就带我俩走了。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打下高州、南路军阀邓本殷部队的李明瑞团长。他安置我们住在他公馆的一个后房，对我们说：“我把你们带出来，不是要你们做工，实在见你们小小年纪落在那样的地方做苦工，太可怜。今后你们就叫我大哥吧。我给你俩改个名字，大妹叫李美明，小妹叫李美容，好不好？”还给我们添置了棉被、蚊帐、衣服、不久，他要出发到南宁，也带我们一同走，雇了两乘轿子给我们坐，他自己骑马，一路上有的士兵病了，他又让给士兵骑马，自己走路。他是一个长官，宁愿自己受苦，给我们这些贱民享福，我们看了，真过意不去！

到南宁后，他在钟鼓楼附近租了一家私人房子给我们住，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教我们学文化。他每天办公后都来看看我们，问寒问暖，教我们要好好读书，立志做好人。

约半年左右，他便参加北伐去了，交待熟人带我们到梧州住，还给我们留下生活费。1927年，北伐战争告一段

落，他又派人接我们到武汉去。那时美明姐姐和他部下的一个军官谈恋爱，经他同意结婚去了。剩下我一个人，他就像大哥哥一样，又严肃又和蔼地拉我过来说：“小妹，我带你出来时，你还只到我的腰部高，现在已经并我的肩膀了。高大得快呵！告诉我你读了那些书，能写信了吗？”

转眼又两年长，李美容已经十七岁了，李明瑞见她婷婷玉立，青春焕发，他又替李美容考虑新的问题。一天，他对李美容说：“小妹，你已是个大姑娘了，俗语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的部下有好几个军官都分别向我提出，要我将你许配给他，可是，我考虑过，这些人的年纪太大，有的不老实，有的官太大，有的家里已有老婆……，如果你和他们那样的人结婚，一旦他们娶个三妻四妾，将你遗弃，你就贱了！我想了很久，就觉得廖连长这个人好，贫苦出身，忠诚老实，他绝不会娶第二个老婆的，我已经给他一个月的假期，五十元港币做路费，叫他回钦州问过他的父母是否同意你们结婚，他父母很高兴，只是廖连长自己怕家穷，配不上你。你看，这门亲事好不好，你结婚后，仍旧是我的妹妹，我还要尽可能负担你的生活。……只是多得一个人照顾你。你看怎样？”

黄敏继续对我说：“廖连长经常来李师长（指李明瑞，他当时已升为师长）处，人品端庄，不苟言笑，确是个老实人。我不吭声，默默地允许了。”

1929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我和廖连长（云辉）结婚，所有婚事用款都是李师长包的，他还给我买了一些新衣服，被褥，请了几桌酒席，另外还给我一百元大洋零用。倒桂后，他回广西，廖连长和我也跟他一起回来。他还担心我不

够钱用，又给我一百元生活费……，真是比亲哥哥还亲！想不到就在这一年，他们参加起义，北上江西后，我再没能见到他了！唉！他确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一家！我为他，不知哭了多少次。”说着，她又哭得说不下去了，我也流下了无限感慨的泪水！

这些事，在父亲来说大概是平常小事，他从没有对我们家人说过，我以庸俗的心理付度，不知父亲那时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女子那么怜爱，有没有渗杂什么私心呢？不等我发问，黄敏无意中说出：“我和廖连长结婚后，廖连长还开玩笑说：“我以为李师长和你鬼混过了，谁知你还是个贞洁的‘红花女呢’！”黄敏狠狠地骂他：‘你不能侮辱我们李师长！’廖连长说：‘这不是更加说明李师长的高尚品德吗’！”

爱兵如子

1979年春节过后，一位亲戚告诉我，她的邻居前几天来了个高大个子，名叫陈景秋。他们家正在请酒吃饭，陈景秋在席间高谈阔论：“从前我跟李明瑞当红军，可真了不起。敌军人多势众，常常是几倍以至十几倍的人数对我们围追堵截，我们全凭军首长和李总指挥大战大勇，红军战士不怕死，上下一心，每役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那时邓斌政委、张云逸军长，这些军首长那个我没见过，要是我能跟他们一起革命到现在，我也是一名老红军了。可惜我到全州就负伤，李总指挥还背我走了很远路呵！……”我的亲戚站在他们家门口静静地听着，忍不住和他攀谈起来，说：“李明瑞是我们的亲人，听说他在江西牺牲了。是那些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人在他休息时，缴了他警卫员的枪，把他杀害

了！”陈景秋听到这里，猛的朝椅子打了一拳，伏在桌子上放声号啕大哭。他带着几分醉意，边哭边诉：“总指挥呵！我辜负了你的栽培。唉！……要是我在你身边，我是怎样也不会给你遇害呵！”他捶胸顿足，痛号不止。我的亲戚在旁边也潜然泪下，满桌的人停止了吃喝，劝他：“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你不要太伤心！……”

听到这里，我的心快被揪出来了，我想一个警卫员对我父亲这样深情，真是少有！我打乱了我那位亲戚的话，马上查明陈景秋的职业、地址。我决定亲自找见这位与我父亲有着深情厚谊的陈景秋。

在南宁汽车总站工人宿舍，我终于找见了这位退休的汽车司机陈景秋。他身材魁梧，举止持重。听我说明了来意，然后含蓄地对我说：“我有幸，今天还能见到李总指挥的亲骨肉！”他开始向我叙述：

1929年秋的一天早晨，太阳正从东方升起，田洞里的禾苗一片青葱。陈景秋照常屋在山坡上练武。坡上的几棵大树挂着几个百来斤重的大沙袋，陈景秋全神贯注地朝着沙袋练习各种拳攻、掌撞、指击、头撞、腿蹬等拳术，只见他来去如风速，劲路奇出，斩钉截铁打得沙袋晃来荡去。李明瑞派出招募警卫员的来人，看得出神入迷。练完后，陈景秋松开腰间的高丽巾，抹抹汗，正想再做一段桩把功。不意这个陌路人走上前来说：“你就是陈景秋吧？我终于找到了你！”

“你怎么认识我的？”

“我已经查访很久了，邻近的人谁不知道你武艺过人！”

“你找我干什么？”